



忘掉苏东坡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凌仕江

去眉山，总绕不过对一个人的仰望；到青神，更逃不脱对一段情的言说与赞美。

从眉山抵达青神的路上，我力求忘掉三苏祠里那个神。他被众人站在同一笼竹林，同一面湖水，同一个坐标仰望了千年。

那些仰望者，不念奴娇，却持有几分赤壁怀古的傲娇。他们挟带天南地北的感慨万千，站在神与众神面前，张口就激动，念念不忘，甚至有些忘乎所以，或忐忑不安，语无伦次。他们紧张的神色，分明是想证明他们属于神的子民。因未能生逢神的时代，而错过了坐上北宋第一把文豪的交椅。

惘然。当时太惘然。

那一刻，仿佛感觉神在笑我。荔枝树上的喜鹊也在笑我。

摸摸头，想了又想，神也不只是笑我。

我习惯一反常态地推倒重来，如大风削掉白果树上的一袭金黄。在青神，面对炊烟、山水、河流等图景，我提笔另起一行，让一坨营养过剩的废纸，在塑料瓶里静养一株野兰，让散发绿意的生命，脱离大地，撑起一方没有废话的天空。

变废为宝的植物营养纸，来自青神之竹的内部提取。

在高原，我曾用泥土与羊粪，在小木屋中的瓦盆里种文竹。三千里之外的特提斯极地，一盆心脏缺氧的文竹，欣欣然，从干裂的泥层里暴露出细眼和幼枝，如同来自星辰大海的消息。它的成活，曾让我不舍昼夜地寄寓眉山这片被神养活的大地之诗——“不可居无竹，宁可食无肉。”

眼前，植物享用的营养废纸，与人类生活的用纸，依然与竹脱不了干系。这个生命力几近与大地和天空疯狂交锋的植物先生，在地下奔跑的速度，已远远超越洪水猛兽。在蜀南乡间，它的自然生长，房前屋后的人们，并不会把它当回事。

在城里就适得其反了。

有位嗜书如命的友人，将闹中求静的两幢别墅合二为一，并在院落和屋顶种植竹子，将大量珍稀的古籍与旧年的线装书，陈列其中，给真正的读书人，营造一个优雅又隐秘的环境。

谁知，那些来自山野的竹子，并不安分守己，而是蛇一般扭动身子，自由乱窜，不讲道理地狗急跳墙，像插上翅膀的怪兽，冲破玻璃栈道，穿过钢铁围栏，跑到他人的私家宅邸。一次次被物业投诉找到的读书人，急得焦头烂额！

这些出产于青神的纸，与我们的肤色同系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：斑布。这很容易打开我的联想功能：斑马一样的竹子，在风中自由奔走、呼吸、疯长。

其实，早在多年前，这样的纸就已进入超市静候我们的生活。只是面对满目的琳琅，我的熟视无睹，像站台更多人的错过。当然，这不是遗忘。难以想象，生活中太多优良食物，人们没有时间，更没有耐心去弄懂它的前世今生，也就不会关心它的原产地，其结局自然被无情地忽略。生活用品好感与否，销售人员的甜言蜜语不是关键，于我而言，深入一片土壤后的邂逅，更能在辨识中产生情感的递进。有些地方的产物，像无言又陌生的老朋友，让人相见恨晚。在你没遇到它之前，一张张被青神的甘露、土壤、空气、雨水浸润过的纸，早已漂洋过海，去到更远的国度，见识更多的人家，擦拭他人的生活痕迹，抚摸他人的肌肤脸庞。

诗人金铃子，随手从盒子里抽取一张，捏在手里轻轻揉搓，再睁眼细观，纸上的气孔与清晰的纹理，一尘不染。看上去，比手帕美丽，比掌纹细腻。一句柔软与坚韧的感叹，从微微扬起的嘴角，脱口而出：“哎，怎么没早发现你这斑布呀。记住，以后去超市的首选，就是斑布。”

原来，在青神撩开的面纱之下，不经意显现的生活、自然或自己，竟是如纸抚面的温柔敦厚。

我把造纸人员，叫到一边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欣喜地告诉他：“我的老家蜀南，有成山成海成林的竹子，你们可否开大卡车去拉回来造纸？在我们那里，竹子一点不值钱，到了青神它们可能才有用武之地。”

造纸人员摆摆手，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生产的纸，是我们青神方圆15公里内浅丘坡地上种植的竹子。我们不仅要选择土壤和地貌，同时也教青神的乡亲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竹子，其收入远比种庄稼翻倍。种竹看似比种庄稼省事，但它需要恰到好处的生长温度，还有地表空气、阳光通风等考究的维度。当然，品种与你们那里的竹子，肯定也不一样。”

“那你们生产宣纸吗？”造纸人员说：“青神产生活用纸，夹江产大干宣纸。”

尽管两地都有涉足，虽地理相隔不远，可我心里顿觉失落。在别人仰望的青神故土之上，踮起脚尖遥望家乡无人理睬的竹子和人，以及比竹子更加沉寂的日子。

从一张纸返回到一节竹，作为长期活在笔墨纸砚里的人，何尝不是在修炼一株竹子的养成？竹叶、竹根、竹笋、竹壳、竹兜、竹象，甚至落在竹梢的风雨或鸟鸣，还有针一样刺过竹尖的一米阳光，都可能构成自然的生态书写，但这一切首先源自土壤与气节的生态。

自然生态与个人内部生态的融合，意味着思考的难度与文章的向度。

青神的过往，我还走过一些地方，记住了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河流，遗忘了一些旧人的面孔，也结识了一些谈吐不凡的新友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与我保持情感联系的高原归来的战友。

但此时，概不能打扰。

我不唤鱼，时间自然会替我唤鱼。同样，风会在某个清晨，或鱼儿大梦一场的午后，替我喊醒一条河流的名字！我不关心一条河从哪里来，我只想知道，它的出现，究竟能够把一个人冷静的想象投掷多远？

青草、树木、竹园、山河之间，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氏，从未离开青神。你看，在来时旋转的高速路口，身着青衣的青神，手持一片桑叶，正静默地凝视天地间走来的小小的我。

此刻，只有屏住呼吸，聆听自然万物，仿佛众生都可以异化成纸上的蚕，在地球表面，润物细无声地啃噬时间的缺口。

在青神，我心里的确住着一个灵魂雕刻的静谧之神。但此神与大地的亲密关系，非满纸喧嚣填满人间空虚的彼神。



为梦想，留一个时差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海燕

一直以来，我都特别喜欢有关于梦想主题的电影、电视等作品……也许是心中有无法割舍的梦想，一直伴随青春的成长、奋斗的经历。如同《中国通史》纪录片里，拓跋宏看到一个优雅有礼、丰神俊逸的谦谦君子，那迷人的儒雅气质迷倒了拓跋宏，即拓跋宏毕生所向往的儒家文化。梦想于我而言，就像一种一直向往的气质、文化。每次我只要看见它，就会怦然心动、默然欢喜。

人一生有两样最珍贵的事情被同时遇到，会是一种特别的幸运。第一是知己，第二是梦想。秦始皇遇到了知己李斯，最终实现了梦想，他们一起携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经天纬地的奇迹，一个书同文、车同轨、量同衡的大一统国家的新气象。所以说梦想，是人类前行的动力。人类，总是因为拥有最广阔的梦想而变得开疆拓土、跌宕起伏。于我而言，我的梦想是作家，我的知己是自己的作品。

时间如洪流，裹挟着人的惯性、习性……而梦想越发的难能可贵。一部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凌空而出时，让我重启对梦想的思索、追寻。它塑造了大唐诗人的群像，在李白、高适、杜甫之外，还有孟浩然、贺知章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岑参、张旭等，五湖四海遥望锦绣大唐、方言吟诵体现千年传承，《长安三万里》用了48首唐诗最唯美的呈现、诠释了梦想。文化的自豪感、知己的心心相印和高适一心报国的夙愿以及李

白酒脱不羁的恣意才华等一幅幅唯美的画卷徐徐展开，诠释着梦想的恢宏华美与动人心魄。《长安三万里》，是一个人与梦想的距离，是一个人对知己的热望，有热血绘就的唯美，有恣意驰骋的纵横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文学，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作家，一个多么富有创意的字眼，一个有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书写者、生产者、引领者！众多读者通过泛着时代光芒而传世不朽的作品，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、精神、风骨，这个作家永远活在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心里，历久弥新！

每一个怀揣梦想者，都在夜色里续写梦想的不懈奋斗。如同我在无数个夜里思考、阅读和写着三五百字的碎言片语，想要无限坚持。有时候写作，是一种灵魂出窍的指尖分寸。每当手指敲击键盘的一瞬，灵感弹跳在空中泛滥不尽，生发漫天飞舞的灵感。即便是对文字的联想或者关联，也必定投射着一种灵魂深处的不自觉的回归与导引。

“星耀于夜空，月皎于天际，每一面都是卓越的风采。”这是一个10年的知己给予我的风雅称赞，让我诚惶诚恐。但我深信一直走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康庄大道上。今年12月，我荣幸加入重庆市作协，感慨万千。回首往事，我曾经以为写作距离我越来越遥远，殊不知，其实每天都走在写作的路上。

刚参加工作，我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，开始写三五百字的工作简讯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主题、事件、意义等要素，写简讯是我爬格子的练手，那时候没有百度搜索、没有AI等工具可供借鉴、

参阅，全凭大脑想。尽管如此，我一直错误地认为，公文好像是太固定还有些枯燥的范式，限制了我的天马行空。

后来我的豆腐块文章，刊登在《重庆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团结报》上，倍感欣喜与成就。然后，我就开始写上千字的工作总结、社情民意、调研报告、理论文章等，这些都是我练笔练思路的写作经历。

当工作总结在大会上原文宣读、当社情民意获得领导肯定性批示、当理论研究文章荣获市级奖项时，我感觉写好公文是如此富有意义、富有价值的事！它既可以上接天线促进顶层设计，又可以下接地气推动民生。“居轩冕之中，不可无山林的气味；处林泉之下，须要怀廊庙的经纶。”通过写这样的体例，我的视野、境界、格局，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与升华。欧阳修说：“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。”在写公文的道路上，我练就了“道”，成就了写散文的基底。

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讲：“我们都要坚持梦想，并努力把它变成现实。”当命运谱写出个人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时，有时候寻找毕生的梦想会像萨提亚冰山理论一样，暗涌在每个人的“冰山”下，我们要勇于破冰而出、冲破藩篱。如何破冰，一种是积极的进取行为，一种是正确的认知提升。如同我自己有关于梦想的经历：公文的底色是文学，文学的成色是公文。庆幸自己为梦想留一个时差，让梦想终究变成了现实。

